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四

阿十

唐 釋 道 宣 撰

護法上附本傳八人
附見四人

東魏洛都融覺寺釋曇無最傳一

西魏京師大僧統中興寺釋道臻傳二

齊逸沙門釋曇顯傳三

周終南山避世蓬釋靜藹傳四慧宣

京師大中興寺釋道安傳五慧德 慧影 寶貴

新州願果寺釋僧勔傳六

隋京師雲花寺釋僧猛傳七

益州孝愛寺釋智炫傳八

釋曇無最姓董氏武安人也靈悟洞微餐寢
玄秘少稟道化名垂朝野為三寶之良將即
像法之金湯諷誦經論堅持律部偏愛禪那
心虛靜謚時行汲引咸所推宗兼博貫玄儒
尤明論道故使七眾望塵奄有繁鬧最厭世
情重將捐四部行施獎誨多以戒禁為先亟
動物機信用雲布曾於邯鄲崇尊寺說戒徒
眾千餘並是常隨門學至四月三十日布薩
行籌依位授受常計之外及長六十最居座

端深怪其異既無外衆通夕懷疑明旦重推
有人見從邯鄲城西而來者並異倫大德衣
服正怙翔步閑雅亦有見從鼓山東面而來
或於中路逢者皆云往赴崇尊聽僧說戒如
是數般節級勘其年齒相扶人數多少恰滿

六十焉故知道會聖心是使幽靈遐降竹林
群隱明非妄承最德洽釋宗屢當時望後勅
住洛都融覺寺寺即清河文獻王懌所立廊
宇充溢周于三里最善弘敷導妙達涅槃華
嚴僧徒千人常業無怠天竺沙門菩提留支

見而禮之號為東土菩薩嘗讀最之所撰大
乘義章每彈指唱善翻為梵字寄傳大夏彼
方讀者皆東向禮之為聖人矣然其常以弘
法為任元魏正光元年明帝加朝服大赦請
釋李兩宗上殿齋訖侍中劉騰宣勅請諸法
師等與道士論義時清通觀道士姜斌與最
對論帝問佛與老子同時不姜斌曰老子西
入化胡成佛佛以為侍者文出老子開天經
據此明是同時最問曰老子同何王而生何
年西入斌曰當周定王三年在楚國陳州苦

縣屬鄉曲人里九月十四日夜生簡王四年
爲守藏吏敬王元年年八十五見周德陵遲
遂與散關令尹喜西入化胡約斯明矣最曰
佛當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穆王五
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滅度計入涅槃經三百
四十五年始到定王三年老子方生生巳年
八十五至敬王元年凡經四百三十年乃與
尹喜西遁此乃年載懸殊無乃謬乎斌曰若
如來言出何文紀最曰周書異記漢法本內
傳並有明文斌曰孔子制法聖人嘗月於佛

迫無文誌何耶最曰孔氏三備卜經佛之文
言出在中備仁者識同管窺覽不弘達何能
自達帝遣尚書令元又宣勅道士姜斌論無
宗旨宜令下席又議開天經是誰所說中書
侍郎魏收尚書郎祖瑩就觀取經太尉蕭綜
太傅李寔衛尉阿十許伯桃吏部尚書邢欒散騎
常侍溫子昇等一百七十人讀訖奏云老子
止著五千文餘無言說臣等所議姜斌罪當
惑衆帝時加斌極刑西國三藏法師菩提留
支苦諫乃止配徒馬邑最學優程譽繼乎魏

史籍甚騰聲移肆通國遂使達儒朝士降階設敬接足歸依佛法中興惟其開務後不測其終

釋道臻姓牛氏長安城南人出家清貞不群非類謙虛寡交顧唯讀經博聞爲業諸法師於經義有所迷忘者皆往問之西魏文帝聞而敬重尊爲師傳遂於京師立大興寺尊爲魏國大統于時東西初亂宇文太祖始纂帝圖挾魏西奔萬途草創僧徒相聚綴旒而已旣位僧統大立科條佛法載興誠其人矣

爾後大乘陟岵相次而立並由淘漸德化所流又於昆池之南置中興寺莊池之內外稻田百頃並以給之梨棗雜果望若雲合及卒帝哀之廢朝喪事所資並歸天府送於園南爲上高墳塋封之地一頃今所謂統師墓是也近貞觀中猶存古樹

釋曇顯不知何許人元魏季序遊止鄴中栖泊僧寺的無定所每有法會必涉其塵皆通誥了義隱文自餘長唱散說便捨而就餘講及後解至密理顯便輒已在聽時以此奇之

而覩其儀服猥濫名相非潔頗復輕削故初並不顧錄唯上統法師深知其遠識也私惠其財賄以資飲噉之調或因昏醉卧于道邊時復清卓整其神器及文宣受禪齊祚大興天保年中釋李二門交競優劣屬道士陸修靜妄加穿鑿廣制齋儀糜費極繁意在王者遵奉會梁武啓運天監三年下勅捨道帝手制疏文極周盡修靜不勝其憤遂與門人及邊境亡命叛入北齊又傾散金玉贈諸貴遊託以襟期冀興道法帝惑之也乃出勅召諸

沙門與道士對校道術爾時道士呪諸沙門衣鉢或舉或轉或呪諸方梁橫豎於地者沙門曾不學方術默無一對士女擁鬧貴賤移心並以靜徒爲勝也靜乃高談自伐矜術道術唱言曰神通權設抑挫強侮沙門現一我當現二今薄示微術並辭屈退事亦可見帝命上統令與修靜拊試上曰方術小伎俗儒恥之况出世也雖然天命相拒豈得無言可令最下座僧對之時顯位居末席酒醉酣盛扶輿登座因立而笑衆皆憚焉而是上統所

遣不敢有諫顯語李宗云向誇現術一之與
二者深有其致矣即於座上翹足而立曰吾
已現一矣卿可現二各無言對顯曰向呪諸
衣物飛舉者試卿術耳命取稠禪師衣鉢呪
之皆無動搖帝勅十人舉之不動如故乃以
衣置諸梁木怙然無驗諸道士等相顧無顏
猶以言辯為勝乃曰佛家自號為內內則小
也詔道家為外外則大也顯應聲曰若然則
天子處內定小群小庶人矣靜與其眾緘口
無言文宣處座自驗臧否其徒爾日皆捨邪

從正求哀濟度未發心者勅令染剃故斬首
者非一自號神仙者並上三爵臺令其投身
飛遊悉委屍于地偽妄斯伏乃下詔曰法門
不二真宗在一求之正路寂泊為本祭酒道
者世中假妄俗人未悟乃有祇崇麴蘖是味
清虛焉在胸脯斯甘慈悲永隔上異仁祠下
乖祭典宜皆禁絕不復遵事頒勅遠近咸使
知聞其道士歸伏者並付昭玄大統上法師
度聽出家廣如別傳所載于時齊境一心奉
佛國無兩事迄于隋運方漸開宗至今東川

此囊猶少傳者曰達化護持融尚馳名秦世小以致遠顯公著績高齊知人難哉上統揣其骨則千里駿足異世同駕以貌取人失之自古則徒飾玄黃矣復何能抗禦之哉顯竟以放達流俗潛遁人世不知所之

釋靜藹姓鄭氏滎陽人也夙標俗譽以溫潤知名而神器夷簡卓然物表甫爲書生博志經史諸鄭魁岸者咸賞異之謂興吾宗黨其此兒矣與同伍遊寺觀地獄圖變顧諸生曰異哉審業理之必然誰有免斯酷者便強違

切諫二親不能奪志鄭宗固留藹決裂愛縛情分若石遂獨往瓦棺寺依和禪師而出家時年十七具戒已後承仰律儀護持明練時所載重又從景法師聽大智度論一聞神悟謂敬重幽更習先解便知濫迷周行齊境顧問知律講席論堂阿十陳往復詞令詳雅理趣清新皆略無承導終于世累乃撫心曰余生年不幸會五濁交亂失於物議得在可鄙進退惟谷高蹈可乎遂心口相弔擯影嵩岳尋括經論用忘寤寐然於大智中百十二門等

四論最爲投心所崇餘則旁績異宗成其通
照言必藻績珠連書亦草行相貫高爲世重
罕不華之後自悟曰綺文爽理草寔亂真豈
流宕忘返不思懲艾乎自爾誓而斷之唯以
釋道東鶩並味前聞恐涉邪津悔於晚學又
入白鹿山逖觀黃老廣攝受之途莊惠詭駁
標寓言之論未之尚也聞有天竺梵僧碩學
高行世之不測西達咸陽藹求道情猛欣所
聞見私度關塞載離寒暑旣至渭陰未及洗
足即申謁敬昔聞今見見累於聞人鼓徒揚

資訪無指乃潛形倫伍陶甄舊解蕪沒遜遁
知我者希掩抑十年達窮通之數體因緣之
理附節終南有終焉之志煙霞風月用祛亡
反峯名避世依而味靜唯一繩床廓無庵屋
露火調食絕諸所營召彼羸徒誨示至理令
其致供日就嗽之阿十雖屬膿潰橫流對位而無
獸惡由是息心之衆往結林中授以義方鬱
爲學市山本無水須便飲澗嘗於昏夕學人
侍立忽降虎來前跑地而去及明觀之漸見
潤濕乃使挑掘飛泉通注從是遂省下澗須

便挹酌今錫谷避世堡虎跑泉是也藹立身
嚴恪達解超倫據林引衆講前四論意之所
傳樂相弘利其說法之規尊而乃演必令學
侶袒立合掌殷勤鄭重經時方遂乃勅取繩
床圍繞安設致敬坐訖藹徐取論文手自指
擿一偈一句披釋取悟顧問聽者所解云何
令其傳意方進後偈傍有未喻者更重述之
每日再講此法無怠常自陳曰余猷法慢法
生不值佛世縱聞遺教心無信奉恒懷怏怏
終須練此身心有時試縱情欲誠心造惡有

時攝念惟願假修相善如此不名安身如此
不名清心故約已制他誠非正檢然末世根
緣多相似耳必猷煩屈者須住不辭具儀者
離此其開蒙敷勵皆此類也有沙門智藏者
身相雄勇智達有名負糧二石造山問道因
見橫枝格樹戲自稱身遇爲藹見初不可止
三日已後方召責云腹中他食何得輒戲如
此自養名爲兩足狗也藏銜泣謝過終不再
納遂遣出山沙門曇延道安者世號玄門二
傑當時頂蓋名德相勝及論教體紛諍由生

諮藹取決讓謝良久方為開散兩情通悅不
覺致禮各鳴一足跪而啓曰大師解達天鑒
應處世攝道今則獨善其身喪德泉石未見
其可藹曰道貴行用不即在言余觀時進退
故且隱居求志耳爾後事故入城還歸林野
屬周武之世道士張賓謫詐罔上冒增榮寵
潛進李氏欲廢釋宗既縱倖紫宸蠅飛黃屋
與前僧衛元嵩齧齒相副帝精悟朗鑒內烈
外溫召僧入內七宵禮懺欲親覩憊犯冀申
殿黜時既密知各加懇到帝亦七夕同僧不

眠為僧讚頌并諸法事經聲七疇莫不清靡
事訖設會公陳本意有猛法師者氣調高拔
躬抗帝旨言頗激切衆恐禍及其身帝但述
懷曾無赦退藹聞之歎曰朱紫雜糅狂哲交
侵至矣可使五衆流離四民倒惑哉又曰餐
周之粟飲周之水食堪懷音寧無酬德又為
佛弟子豈可見此淪湮坐此形骸晏然自靜
寧大造於像末分俎醢於盜跖耳徑詣闕上
表理訴引見登殿舉手唱言曰來意有二所
謂報三寶慈恩酬檀越厚德援引經論子史

傳記談叙正義據證顯然從旦至午言無不
詣明不可滅之理交言支任抗對如流梗詞
厲色鏘然無撓百僚近臣代之戰慄而神氣
自若不阻素風帝雖愜其詞理而滅毀之情
已決既不納諫又不見遣藹又進曰釋李邪
正人法混并即可事求未煩聖慮陛下必情
無私隱涇渭須分請索油鑊殿庭取兩宗人
法俱煮之不害者立可知矣帝怯其言乃遣
引出時宜州沙門道積者次又出諫俱不用
言乃與同友七人於彌勒像前禮懺七日既

不食已一時同逝藹知大法必滅不勝其虐
乃携其門人四十有餘入終南山東西造二
十七寺依巖附險使逃逸之僧得存深信及
法滅之後帝遂破前代關山東西數百年來
官私佛寺掃地並盡融刮聖容焚燒經典禹
貢八州見成寺廟出四十千並賜王公充為
第宅三方釋子減三百萬皆復軍民還歸編
戶三寶福財其貲無數簿錄入官登即賞費
分散蕩盡初於建德三年五月行虐關中其
禍既畢至六月十五日罷朝有金城公任民

部於所治府與左右彷彿天望忽見五六段物飛騰虛空在於鳥路大者上摩青霄大如十斛圍許漸漸微沒自餘數段小復低下其色黃白卷舒空際類幡無脚爾日天清氣靜纖塵不動但增炎曦而已因往東官府道經圓土北見重牆上有黃書橫拖棘上及往取之乃是摩訶般若經第十九卷問其所由答云從天而下飛揚墮此于時三寶初滅刑法嚴峻略示連席之官乃藏諸衣袖還緘篋筥屬隋興運轉牧冀州爰命所部從事趙絢叙

之曰有清信大士具官身嬰俗累恕崇法理精感明靈神化斯應遂使群經騰翥等扶搖之上昇佳卷飄返若舟鳥之下降其去也明惡世之不居其來也知善人之可集應瑞乎如彼聖著乎如此我皇出震乘乾更張琴瑟親臨九服躬總八荒知三寶之可崇體四生之^{阿十}不固遂頒海內修淨伽藍是使像法氤氳同諸舍衛僧尼隱軫還類提河特以此經像明靈著^十非積善焉能致斯敢事旌表傳芳後葉初武帝知藹志烈欣欲見之乃勅三衛

二十餘人巡山訪覓氎衣道人朕將位以上
卿共治天下藹居山幽隱追蹤不獲後於太
一山錫谷潛遁睹大法淪廢道俗無依身被
斬縷無力毗贊告弟子曰吾無益於世即事
捨身故先相告衆初不許慕從聞法便開覽
大小諸乘撰三寶集二十卷假興賓主會遣
疑情抑揚飛伏廣羅文義弘讚大乘光揚像
代并錄見事指掌可尋冀藏諸巖洞庶後代
之再興耳自藹入法行大慈門繒纊皮革一
無踐服唯履毳布終于報盡後馱身情迫獨

據別巖勅侍者下山明當早至藹乃跏坐盤
石留一內衣自條身肉段段布於石上引膈
掛于松枝五臟都皆外見自餘筋肉手足頭
面齧析都盡並唯骨現以刀割心捧之而卒
侍人心驚通夜失眠明晨走赴猶見合掌捧
心身面西向跏坐如初所傷餘骸十一一無遺血
但見白乳滂流凝于石上遂累石封外就而
殮焉即周宣政元年七月十六日也春秋四
十有五弟子等有聞當世具諸別傳親侍沙
門慧宣者內外博通竒有志力痛山頽之莫

仰悲梁壞之無依爰述芳猷樹碑塔所後有
訪道思賢者入山禮敬循諸崖隙乃見藹書
遺偈在于石壁題云初欲血書本意不謂變
爲白色即是魔業不遂所以墨書其文曰諸
有緣者在家出家若男若女皆悉好住於佛
法中莫生退轉若退轉者即失善利吾以三
因緣捨此身命一見身多過二不能護法三
欲速見佛輒同古聖列偈叙之
無益之身惡煩人功解形窮石散體巖松
天人脩羅山神樹神有求道者觀我捨身

願令衆生見我骸骨煩惱大船皆爲覆沒
願令衆生聞我捨命天耳成就菩提究竟
願令衆生憶念我時具足念力多聞總持
此報一罷四大凋零泉林逕絕巖室無聲
曾施禽獸乃至昆蟲食肉飲血善根內充
願我未來速成善逝身心自在要相拔濟
此身不淨底下屎囊九孔常流如漏隄塘
此身可惡不可瞻觀薄皮裹血垢汙塗漫
此身臭穢猶如死狗六六合成不從化有
觀此臭身無常所因進退無免會遭蟻螻

此身難保有命必輸 狐狼所噉終成蟲蛆
 天人男女好醜貴賤 死火所燒暫見如電
 死法侵人怨中之怨 吾以為酬誓斷根源
 此身無樂毒蛇之篋 四大圍繞百病交涉
 有名苦聚老病死藪 身心熱惱多諸過咎
 此身無我以不自在阿十無實橫計十二凡夫所宰
 久遠迷惑妄倒所使 喪失善根畜生同死
 棄捨百千血乳成海 骨積太山當來兼信
 未曾為利虛受勤苦 衆生無益於法無補
 忍痛捨施功用無邊 誓不退轉出離四淵

捨此穢形願生淨土 一念花開彌陀佛所
 速見十方諸佛賢聖 長辭三途正道決定
 報得五通自在飛行 寶樹餐法證大無生
 法身自在不斷三有 殄除魔道護法為首
 十地滿足神化無方 德備四勝號稱法王
 願捨此身已 早令身自在 法身自在已
 在在諸趣中 隨有利益處 護法救衆生
 又復業應盡 有為法皆然 三界皆無常
 時來不自在 他殺及自死 終歸如是處
 智者所不樂 應當如是思 衆緣既運湊

業盡於今日

釋道安俗姓姚馮翊胡城人也識悟玄理早
附法門性無常師聞道而至兼以恬虛靜泊
凝心勝境謙肅為用動止施度凡厥禪侶莫
不推服後隱于太白山栖遁林泉擁志經論
思拔深定慧業斯舉傍觀于史粗涉大綱而
神氣高朗挾操清遠進具已後崇尚涅槃以
為遺訣之教博通智論用資弘道之基故周
世謂濱盛揚二部更互談誨無替四時住大
陟岵寺常以弘法為任京師士子咸附清塵

安內外既明特善文藻動言命筆並會才華
而風韻踈通雅調詳簡執禮居尊仁被朝貴
故榮達儒宰知名道士日來請論咸發信心
故得義流天下草偃從之周武廓清天步中
外禔福頻御雕輦躬禮安為安道為物宗師
坐鎮崇敬令帝席地而止安則如常敷化高
談正法詞無涉世公卿側目觀者榮慶時及
中食安命供設帝將舉筋曰弟子聞俗人不
合僧食法師如何以罪累人安曰佛教權實
律制開遮王賊惡臣並通供給貧道據法相

擬理非徒爾帝曰審如來言非佛意也但恐
損道衆耳又與賊臣同席誠無預焉即勅將
去更論餘法曾不以介意斯即季代之高量
也後勅住大中興寺別加殊禮帝往南郊文
物大備諸道俗同覩通衢勅別及安令觀天
子鹵簿儀具安答曰陛下為民故出貧道為
法不出帝聞彈指歎善久之安鑒悟絕倫德
風遠扇立形平准守道自遵皆此類也與同
學慧雋知名周壤雋姓朱氏京兆三原人生
不學書而耳餐取悟一聞不忘藏諸胃臆流

略儒釋談如泉涌攻擊關責鋒鏑叢萃曾於
一日安公正講涅槃後命章設問遂往還迄
暮竟不消文明旦又問構難精拔安雖隨言
即遣而聽者謂無繼難俊終援引文理微並
相讎遂連三日止論一義後兩捨其致方事
解文故使驚唱前修預聞高揖雋後歷尋華
土縱學名師凡所露耳皆義通旨得安與同
室三十餘年言晤飛玄誠逾日擊因疾而卒
安撫屍慟哭曰宣尼有言信不虛矣至天和
四年歲在己丑三月十五日勅召有德衆僧

名儒道士文武百官二千餘人於正殿帝昇御座親量三教優劣廢立衆議紛紜各隨情見較其大抵無與相抗者至其月二十日又依前集衆論乖各是非滋生並莫簡帝心索然而退至四月初勅又廣召道俗令極言陳理又勅司隸大夫甄鸞詳佛道二教定其先後淺深同異鸞乃上笑道論三卷合二十六條用笑三洞之名及笑經稱三十六部文極詳據事多揚激至五月十日帝又大集群臣詳鸞上論以爲傷靈道士即於殿庭焚之道

安慨時俗之混并悼史籍之沉罔乃作二教論取擬武帝詳三教之極文成一卷篇分十二初歸宗顯本篇有客問曰僕聞風流傾陸六經所以緝修誇尚滋彰二篇所以述作故優柔弘潤於物必濟曰儒用之不匱於物必通曰道斯皆孔老之神功可得而詳矣近覽阿十釋教文博義豐觀其汲引則恂恂善誘要其旨趣則疊疊茲良然三教雖殊勸善義一途迹誠異理會則同至如老嗟身患孔歎逝川固欲後外以致存生感往以知物化何異釋

典之馱身無常之說哉但拘滯之流未馳高
觀不能齊天地於一指均是非於一氣致令
談論之際每有不同此所謂匿摩尼於胎籟
掩大明於重夜傷莫二之淳風塞洞一之玄
旨析之於彌劫奚可值哉主人答曰子之窮
辯未盡理也夫萬化本於生生而生生者無
生三才兆於始始而始始者無始然則無生
無始物之性也有化有生人之聚也聚雖一
體而形神兩異散雖質別而心數弗亡故教
形之教教稱爲外濟神之教教稱爲內是以

智論有內外兩經仁王辯內外兩論方等明
內外兩律百論言內外二道若通論內外則
該彼華夷若局命此方則可云儒釋釋教爲
內儒教爲外備彰聖典非爲誕謬詳覽載籍
尋討源流教唯有二寧得有三何者昔玄古
樸素墳典之誥未弘淳風稍離丘索之文乃
著故包論七典統括九流咸爲治國之謨並
是修身之術若孤而別之則應爲九教總而
合之則同屬儒宗論其官也各王朝之一職
談其籍也普皇家之一書子欲於一化之內

舍九流爭川大道之世使小成競辯豈不上
傷皇極莫二之風下開拘放鄙蕩之弊真所
謂巨靈鴻猷眩曜朝野矣佛教者窮理盡性
之格言出世入真之正轍論其文則部分十
二語其旨則四種悉檀理妙域中固非名號
所及化檀繫表何十又非情智所尋十六至於遣累落
筌陶神盡照近超生死遠證泥洹播闡五乘
接群機之深淺該明六道辯善惡之昇沉復
析出世而理無不周邇及王化而事無不盡
能博能要不質不文自非天下之至靈孰能

興斯教哉雖復儒道千家農黔百氏取捨驅
馳未及其度者也唯釋氏之教理富權實有
餘不了稱之曰權無餘了義號之為實通言
善誘何名妙賞子謂三教雖殊勸善義一余
謂善有精麤優劣宜異精者超百化而高昇
麤者修九居而未息安可同年而語其勝負
哉又云教迹誠異理會則同爰引世訓以符
玄教此蓋悠悠之所昧未暨其本矣教者何
耶筌理之謂理者何耶教之所詮教若果異
理豈得同理若必同教寧得異筌不期魚第

不爲克將爲名乎理同安在夫厚生情篤身
患之誠遂興不悟遷流逝川之歎乃作並是
域內之至談非踰方之巨唱何者推色盡於
極微老氏之所未辯究心窮於生滅宣尼又
所未言可謂瞻之似盡而察之未極者也經

阿十

十七

曰分別色心有無量相非諸二乘所知且二
乘之與大行俱越妄想之鄉菩薩則惠兼九
道聲聞則獨善一身其猶露潤之比巨壑微
塵之比須彌況凡夫識想何得齊乎故經曰
無以日光等彼螢火若夫以齊而齊不齊者

未齊矣以齊而齊於齊者未齊焉余聞善齊
天下者以不齊而齊天下者也何須夷岳實
淵然後方平續鳥截鶴於焉始等此蓋狷夫
之野議豈達士之貞觀乎故諺曰紫實昧朱
狂斯濫哲請廣其類上至天子下至庶人莫
不資色心以成軀稟陰陽而化體不可以色
心是等而便混以智愚陰陽義齊則同之於
貴賤此之不可至理皎然雖強齊之其義安
在帝爲張賓構譖意遣釋宗初覽安論通問
僚宰文據卓然莫敢排斥當時廢立遂寢誠

有所推至建德三年歲在甲午五月十七日
乃普滅佛道二宗別置通道觀簡釋李有名
者普著衣冠為學士馮事在別傳安削迹潛
聲逃于林澤帝下勅搜訪請王庭親致勞
接賜牙笏綵帛并位以朝列竟並不就卒于
周世初安之住中興携母相近每旦出覲手
為煮食然後上講雖足侍人不許兼助乃至
析薪汲水必自運其身手告人曰母能生養
於我非我不名供養卒于母世初無一息斯
准天聖擔棺之像布化澆夫矣及其知將即

世也乃作遺誡九章以訓門人其詞曰敬謝
諸弟子夫出家為道至重至難不可自輕不
可自易所謂重者荷道佩德縈仁負義奉持
淨戒死而有已所謂難者絕世離俗永割親
愛迴情易性不同於眾行人所不能行割人
所不能割忍苦受辱捐棄軀命謂之難者名
曰道人道人者行道人也行必可履言必可
法被服出家動為法則不貪不諍不讒不匿
學問高遠志存玄默是為名稱參位三尊出
賢入聖滌除精魂故得君主不望其報父母

不望其力普天之人莫不歸揖捐妻減養供
奉衣食屈伸俯仰不辭勞役恨者以其志行
清潔通於神明悛怕虛白可奇可貴故自頃
荒流道法遂替新學之人未體法則棄正著
邪忘其真實以小黠為智以小供為足飽食
終日無所用心退自推觀良亦可悲計今出
家或有年歲經業未通文字不決徒喪一世
無所成名如此之事不可深思無常之限非
旦則夕三塗苦痛無強無弱師徒義深故以
申示有情之流可為永誡其一曰卿已出家

永違所生剃髮毀容法服加形辭親之日上
下涕零割愛崇道意陵太清當遵此志經道
修明如何無心故存色聲悠悠竟日經業不
成德行日損穢迹遂盈師友慙恥凡俗所輕
如是出家徒自辱名今故誨勵宜當專精其
二曰卿已出家棄俗辭君應自誨勵志果青
雲財色不顧與世不群金玉不貴唯道為珍
約已守節甘苦樂貧進德自度又能度人如
何改操趨走風塵坐不暖席馳務東西劇如
徭役縣官所牽經道不通戒德不全朋友蚩

弄同學棄捐如是出家徒喪天年今故誨勵
宜各自憐其三曰卿已出家永辭宗族無親
無踈清淨無欲吉則不歡凶則不感超然從
容豁然離俗志存玄妙軌真守樸得度廣濟
普蒙福祿如何無心仍著染濁空爭長短銖
兩升斛與世爭利何異僮僕經道不明德行
不足如是出家徒自毀辱今故誨示宜自洗
沐其四曰卿已出家號曰道人父母不敬世
帝不臣普天同奉事之如神稽首致敬不計
富貧尚其清淨自利利人減之所重一米七

斤如何怠慢不能報恩倚縱遊逸身意虛煩
無戒食施死入太山燒鐵爲食融銅灌咽如
斯之痛法句所陳今故誨約宜改自新其五
曰卿已出家號曰息心穢雜不著唯道是欽
志叅清潔如玉如冰當修經戒以濟精神衆
生蒙祐并度所親如何無心隨俗浮沉縱其
四大恣其五根道德遂淺世事更深如是出
家與世同塵今故誡約幸自開神其六曰卿
已出家捐世形軀當務竭情泥洹合符如何
擾動不樂閑居經道損耗世事有餘清白不

復反入泥塗過影之命或在須臾地獄之痛
難可具書今故戒勵宜崇典謨其七曰卿已
出家不可自寬形雖鄙陋使行可觀衣服雖
麤坐起令端飲食雖踈出言可餐夏則忍熱
冬則忍寒能自守節不飲盜泉不肖之供足
不妄前久處私室如臨至尊學雖不多可齊
上賢如是出家足報二親宗族知識一切蒙
恩今故誠汝各宜自敦其八曰卿已出家性
有昏明學無多少要在修精上士坐禪中士
誦經下士堪能塔寺經營豈可終日一無所

阿十

二十

成立身無聞可謂徒生今故誨汝宜自端情
其九曰卿已出家永違二親道法革性俗服
離身辭親之日乍悲乍欣邈爾絕俗超出埃
塵當修經道制已履真如何無心更染俗因
經道已薄行無毛分言非可貴德非可珍師
友致累恚恨日殷如是出家損法辱身思之
念之好自將身安有弟子慧影寶貴並列名
隋世影傳燈大論繼踵法輪汎迹人間情多
野外著傷學存廢獸修等三論傷學除謗法
之愆存廢防奸求之意獸修令改過服道並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第一四九册

藻逸霞爛煥然可遵後卒開皇末歲貴翫閱
群典講律為務見晉世支敏度合五家首楞
嚴為一本八卷又合三家維摩經為一本五
卷隋沙門僧就合四家大集為一本六十卷
貫乃合三家金光明為一本八卷復請崛多
三藏譯銀主陀羅尼及囑累品足以成部沙
門彥琮重覆梵本品部斯具焉
釋僧勔未詳氏族住新州願果寺周武季世
將喪釋門崇上老氏受其符籙凡有大醮帝
必具其中褐同其拜伏而道經誕妄言無本

據國雖奉事未詳讎校遂不遠鄉關躬聞帝
闕面陳至理以邪正相叅僥情趨競未辯真
偽更適毀譽乃著論十有八條難道本宗文
以三科釋其前執賢聖既序凡位皎然其詞
略云勔以世之濫述云老子尹喜西度化胡
出家老子為說經戒尹喜作佛教化胡人又
稱是鬼谷先生撰南山四皓注未善尋者莫
不信從以為口實異哉此傳君子尚不可罔
况貶大聖者乎今具陳此說非真人世差錯
假託名字亦乃言不及義翻辱老子意者勝

人達士不出此言將是無識異道誇競佛法假託鬼谷四皓之名附尹喜傳後作此異論用迷昏俗竊聞傳而不習夫子不許妄作者凶老君所誠此之巨患增長三塗宜應糾正救其此失然教有内外用生疑假人有賢聖多述本迹故班固漢書品人九等孔丘之徒爲上上類例皆是聖李老之儔爲中上類例皆是賢何晏王弼云老未及聖此則賢聖天分優劣自顯故魏文之博悟也黃初三年下勅云告豫州刺史老聃賢人未宜先孔子不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知魯郡爲孔子立廟成末漢桓帝不師聖法正以嬖臣而事老子欲以求福良足笑也此祠之興由桓帝武皇帝以老子賢人不毀其屋朕亦以此亭當路行來者輒往瞻視而樓屋傾頽儻能壓人故令修整昨過視之殊整頓恐小人謂此爲神妄往禱祝違犯常禁宜宣告吏民咸使知聞據斯以言程露久矣世多愚人不尋前達故有此弊耳今考據年月群達誠言區別人世并內經外典並對條例覽詳卷首邪正自顯雖復著論周世垂名朝

第一四九册

野通人罕遇終以事迷竟不行用及後法毀
逃難不測所終

釋僧猛俗姓段氏京北涇陽人姿蔭都雅神
情迥拔童孺出家素知希奉聰慧利根幽思
通遠數十年間躬事講說凡有解悟靡不通
練昔魏文西征勅猛在寢殿闡揚般若貴宰
咸仰味其道訓周明嗣曆詔下屈住天宮永
弘十地又勅於紫極文昌二殿更互說法當
時旨延問對酬答無窮黃巾之徒紛然搆聚
猛乃徐搖談柄引敵深濁方就邪宗一一窮

破故使三生四見之語並屈當時元始真文
字經粉碎曩日天師徒侶瓦解乖張道俗肅
然更新耳目初帝始齊三教猛分爲九十五
門後退一乘更進三十有生之善詞甚崇粹
學觀所歸即不預帝覽遂淪俗侶猛退屏人
事幽栖待旦隋文作相佛日將明以猛年俱
德重玄儒湊進追訪至京令崇法宇於大象
二年勅住大興善寺講揚十地寺即前陟岵
寺也聲望尤著殊悅天心尋授爲隋國大統
三藏法師委以佛法令其弘護未足以長威

阿十

五三

權固亦光輝釋種移都南頓寺亦同遷於遵善里今之興善是也名雖居隸而恒住雲花勗徒課業以開皇八年二月四日卒于住寺春秋八十有二初將大漸深照苦空話言盈耳翕然欲絕語衆曰吾其去也遂即神遷時貴其置心不亂葬于城東馬頭穴刻石立銘于雲華寺今猶存矣

釋智炫者益州城都人也俗姓徐氏初生室有異光少小出家入京聽學數年遂擅名京洛學衆推崇請令覆講若瀉瓶無遺會周武

帝廢佛法欲存道教乃下詔集諸僧道士試取優長者留庸淺者廢於是詔華野高僧方岳道士千里外有妖術者大集京師於太極殿陳設高座帝自躬臨勅道士先登時有道士張賓最爲首長登高唱言曰原夫大道清虛淳一無雜祈恩請福上通天曹白日昇仙壽與天地同畢風教先被中夏無始無終含生賴之以得長生洪恩厚利不可校量豈如佛法虛幻言過其實不容本土客寓中華百姓無知信其詭說今日欲定臧否可出頭來

看襄城公何妥自行如意座首少林寺等行
禪師發憤而起諸僧止之曰今日事大天帝
在此不可造次知禪師爲佛法大海然應對
之間復須機辯衆共謀議若非蜀炫無以對
揚共推如意以將付炫炫旣爲衆所推又忿
張賓浪語安庠而起徐昇論座坐定執如意
謂張賓曰先生向者所陳大道清虛溥一無
雜又云風教先被中夏者未知風教之起起
自何時所說之教於何處說又言佛法不容
本土客寓中華可辯道是何時生佛是何時

出賓曰聖人出世有何定時說教興行有何
定處道教舊來本有佛法近自西來炫曰若
言無時亦應無出若無定處亦應無說舊來
本有非復清虛上請天曹豈得無雜壽與天
地同畢豈得無始無終賓曰道人浪語爲前
王無識留汝等輩得至于今今日聖帝盡須
殺却帝惡其理屈令舍人謂之曰賓師且下
賓旣退帝自昇高座言曰佛法中有三種不
淨納耶輸陀羅生羅睺羅此主不淨一也經
律中許僧受食三種淨肉此教不淨二也僧

多造罪過好行姪洸佛在世時徒衆不和適相攻伐此衆不淨三也主法衆俱不淨朕意將除之以息虛幻道法中無此事朕將留之以助國化顧謂炫法師曰能解此三難真是好人炫應聲謂曰陛下所陳並引經論誠非謬言但見道法之中三種不淨又甚於此案四十五天尊處紫微宮恒侍五百童女此主不淨甚於耶輸陀羅之一人道士教中章醮請福之時必須鹿脯百拌清酒十斛此教不淨又甚於三種淨肉道士罪過代代皆有千古亂常

姜斌犯法此又甚於衆僧僧衆自造罪過乃言佛法可除猶如至尊享國嚴設科條不妨逆子叛臣相繼而出豈以臣逆子叛遂欲空於大寶之位耶大寶之位固不可以臣子叛逆而空佛法正真豈得以衆僧犯罪而廢炫雅調抑揚言音朗潤雖處大節曾無懼顏帝愕然良久謂炫曰所言天尊侍五百童女出何經炫曰出道三皇經帝曰三皇經何曾有此語炫曰陛下自不見非是經上無文今欲廢佛存道猶如以庶代嫡帝動色而下因入

內群臣僧衆皆驚曰語觸天帝何以自保武非周
故炫曰主辱臣死就戮如歸有何可懼乍
可早亡遊神淨土豈與無道之君同生於世
乎衆皆壯其言明旦出勅二教俱廢仍相器
重許以婚姻期以共攻法師志操逾厲與同
學三人走赴齊都時周齊之界皆被槍布棘
彼有富姥姓張鋪氈三十里令炫得過至齊
盛為三藏名振東國武帝破鄴先遣追求帝
弟越王宿與法師厚善恐帝肆怒橫加異責
乃鞭背成痕俗服將見越王先為言曰臣恨

其逃命已杖六十令脫衣見帝帝變色曰恐
其懷慚遠逝以至死亡所以急追元無害意
責越王曰大丈夫何得以杖捶相辱待遇彌
厚與還京師武帝崩隋文作相大弘佛法兩
都歸趣一人而已歲景將秋懷土興念又以
蜀川迥遠奧義未宣阿十後首西歸三十七心存敷暢蜀
王秀未之知也時長史周宣明入朝赴考隋
文帝謂之曰炫法師安和耶宣明驚惶莫知
所對文帝曰一國名僧卿遂不識何成檢校
宣明稽首陳謝死罪及還先往寺叅禮寺舊

在東逼於苑園又是鄱陽王葬母之所王既
至孝故名孝愛寺宣明移就今處供養無闕
至大鄴改為福勝寺法師宣揚覺倦入隱三
學山觸目多感遂遊山詩曰

秀嶺接重煙 嶽巖上半天 絕巖低更舉

危峯斷復連 側石傾斜澗 迴流瀉曲泉

野紅知草凍 春來鳥自傳 樹錦無機織

猿鳴詎假弦 葉密風難度 枝疎影易穿

抱裘依閑沼 策杖戲荒田 遊心清漢表

置想白雲邊 榮名非我顧 息意且蕭然

年一百二歲不病而卒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四

音釋

勔彌究切 帖他協切 胸胸權切 脯脯乾切 方方矩切
 堡博浩切 跑蒲交切 足之石切 趾石切 毳盜肉切 濁方矩切
 切細也 罟逆各切 刀切 髻卵亨切 黔其廉切 濁方矩切
 毛也金劍鋒也 磬卵亨切 黔其廉切 濁方矩切
 水鳥禾切 嶽嶽山音 嶽嶽山音 嶽嶽山音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第一四九册

永樂北藏

續高僧傳

第一四九册